

中國經濟思想史

550.92
285
2

世界書局出版

一 九 二 七

5
2
2

著作者 李權時
編輯主幹 湯彬華

中國經濟思想小史

世界書局出版

1990

例言

一、本書題曰「中國經濟思想小史」，蓋其目的僅在序述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大概而已。

一、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可述者，當推古代與近代，故本書對於先秦及近世之經濟思想，述之特詳。

一、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開國的國父，其經濟思想亦有集古今中外經濟制度優點的大成之觀，故本書對於其民生主義特別注重。

一、本書對於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者特別注重，蓋現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即在決定一種最合乎國情和最合乎公理的一種經濟制度也。

一、本書之參考書取材於近代之著作者為多。

中國經濟思想小史 目次

緒論

第一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及分配者

第一節 無政府主義	二
第二節 均產主義	一八
第三節 富國主義	二二
第四節 共產主義	二八
第五節 國家社會主義	三二
第六節 資本資度改良主義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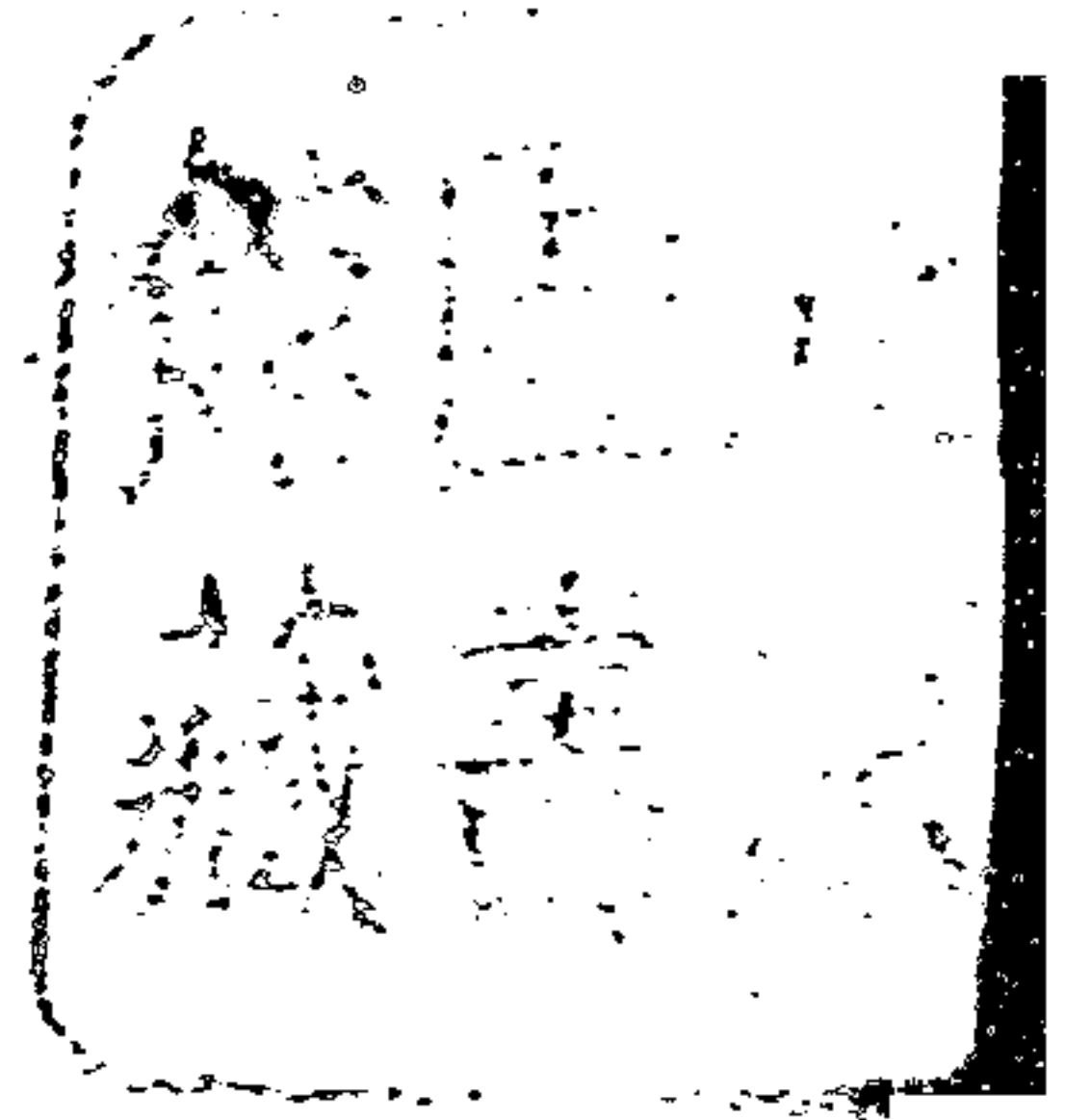
第七節	新均產主義	三八
第八節	民生主義	四六
第二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慾望及 消費者	五八
第三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生產人 口及租稅者	六六
第四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交易貨 幣及唯物史觀者	八一

550.92
285
2

中國經濟思想小史

緒論

從時間上着想，中國的經濟思想可以分爲三大時期：第一是上古時代的經濟思想，第二是中古時代的經濟思想，第三是近古時代的經濟思想。上古時代的經濟思想，是完全受倫理觀念所支配的，以春秋戰國時代爲最發達。中古時代的經濟思想，大概可以說是毫無生氣的，因爲自漢武帝尊孔以來，中國思想界幾乎完全爲儒家所左右，所以這時代的經濟思想，大半就是偏於倫理觀念的儒家經濟思想。近古時代的經濟思想——特別是近二十餘年來來的經濟思想——始受了歐風美雨的激刺，蓬蓬勃勃，恢復春秋戰國時代的大觀了。現在爲研究方便起見，我們可以分爲（一）經濟制度論，（二）慾望論，（三）生產論，（四）



(商)

（一）消費論，（五）交易論，（六）分配論，（七）租稅論，（八）人口論，（九）貨幣論，和（十）唯物史觀等十個標題來敘述我國歷來的經濟思想於下。

第一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及分配者

中國歷代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及分配者，大概可以分爲（一）無政府主義，（二）均產主義，（三）富國主義，（四）國家社會主義，（五）共產主義，（六）民生主義，和（七）資本制度改良主義。分配論是可以說包括在各種制度之中的，所以可以不另立一章來討論，就附在本章。

第一節 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抱極端的個人主義，主張個人有絕對的自由，向信自然法則爲至善；舉凡社會，國家，家族種種團體的組織，並其附帶的政治和法律，文化和禮俗，一切都在打倒之列，至私產制度之應打倒，而代之以共產制度，那更不必說了。中國古時之道家，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彼等憤世嫉俗，消極無爲，「信自然力萬能而且至善，以爲一涉人工，便損自然之樸。」道家之領袖爲老莊，其學說淵源於黃帝，後世宗之者，亦所在多有。茲把中國歷史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和行誼，略述於下，以示概要。（參閱國立廣東大學法科學院季刊，第一卷第一號，陳嘉謨著之中國歷史上之安那其主義者。）

一、伯夷叔齊 史遷爲伯夷叔齊作列傳，首稱許由，卞隨，務光之高義，繼言夷齊兄弟之讓國，作「采薇」之詩而餓死。詩中明言「以暴易暴，」蓋痛君臣立而攻奪起，故寧餓死首陽山，不肯食周家之一

粟，其苦行頗似近世之托爾斯泰，蓋主張無抵抗主義以反對政府之存在者也。

二、狂喬華士 此二人痛恨「勞心者治人階級」而主張「汎勞働」者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

三、老聃 老子爲中國古代無政府主義主張之最激烈者。他對於當時之政治經濟法律，一切加以痛斥。他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餓；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老子對於當時的資產階級，攻擊亦不遺餘力。其言曰：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老子之理想經濟，即在「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其理想法律，即以自然法律代人爲法律，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以輔萬物之自然」者是也。其理想政治，則完全主張無爲和放任。他說：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四、莊周 道家之有莊子，猶儒家之有孟子也。其主張無政府主義之激烈，殆不亞於老子也。他的目的在使人人不失其自由，各事其事，各得其得，以期達乎「至德之世。」他的方法有二種：其一，「讓王

「一篇，教人消極退避，以免個性消沈於萬惡社會中；其二，「盜跖」一篇，勵人積極奮鬥，以圖一舉戰勝此萬惡社會，無政府主義至此，始勃然有生氣。

他尊重個人絕對之自由，而反對政治律法之干涉之言論如下：

「聞其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宥篇。按在宥即自有。

「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篇。按性命之情即個性之自由。

「斲錮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擾人心即侵犯個性之謂。」……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迷之以羈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馬蹄

他痛斥物質文明，以剷除經濟之競爭與壓迫，之言論如下：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捐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擻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法書

他痛斥智識階級之擁護強權階級來摧殘平民之言論如下：

「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
守者乎？」法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法國

「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法國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

受幣。」盜匪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盜匪

五、盜跖 老莊為古時無政府主義之理想者，而盜跖則為無政府主

義的實行者。盜跖的盜，蓋非常盜，乃俠客之流，虛無黨之流，抱不平

之流，「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之流。莊子之盜跖篇，乃是寓言；呂

氏春秋當務篇述盜跖之言行，乃是事實。呂覽當務篇有一段說：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

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浮酒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感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

六、漆雕開 漆雕開爲孔子之徒，然而不信任當時之政府，終身未仕。其行誼雖不能如盜跖之號召九千人橫行天下，儼然有近世階級爭鬥之雛形，然其加於強權者之打擊，亦有足多者。韓非子顯學篇曰：

「漆雕之賤：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遠於威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繼漆雕開之行誼者有北宮黝。孟子公孫丑篇曰：

「北宮黝：……不膚撓，不目逃；……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七、季次，原憲。二人乃春秋戰國時代的游俠者，其行誼類漆雕開。史

記游俠列傳說：

「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非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八、楊朱。無政府主義的根本思想，當然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楊朱創

「爲我」之說，無政府主義之理論，始達圓滿之境。列子楊朱篇說：

「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雖全其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

九、陳仲子史鱗。此二人皆戰國時代之營獨立生活，獨善其身，而否認階級之存在者。史鱗行誼無考，只荀子曾爲之一提。陳仲子之事蹟，詳孟子滕文公篇：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饋食者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

十、許行 無政府主義到了許行手裏，變做具體化和組織化，因為他主張互助的生活來實行該主義也。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得好：

「這一派的主張，有三端：第一，人人自食其力，無有貴賤上下，人人都該勞動，故許行之徒自己織蓆子，打草鞋，種田；又主張使君主與百姓並耕而食，饗飧而治。第二，他們主張一種互助的社會生活，他們雖以農業為主，但並不要廢去他種營業。陳相說：爲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第三，因爲他們主張互助的社會，故他們主張不用政府。漢書說：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以上三端，可稱爲互助的無政府主義。」

十一、阮籍 老莊無政府思想經秦皇漢武之摧殘至魏晉時，始有阮籍其人者復昌其義。他的行誼，如絕婚帝王，嫉惡軍閥，病斥禮法，鄙

與政客和官僚等都有相當的價值。其政治思想則爲「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

十二、陶潛 潛號淵明，亦晉人，其無政府思想之表現，可於其所著「桃花源記」及「五柳先生傳」等處見之。

十三、鮑敬言 鮑氏亦晉人，其無政府思想可於葛洪所著「抱朴子」中的「詰鮑篇」見之。

他主張自然之言論如下：

「劍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鵲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鑿，非馬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善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其意。」

他攻擊政府和營毀法律之言論如下：

「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其言不善，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穿？」

「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瀕多則魚擾，鷹多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擁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

「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糜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曷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憂顧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云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力以誘之，恐姦叢之不實，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

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

「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力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乏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

他的攻擊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言論如下：

「且夫細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廓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仇之民，攻無罪之國，偪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楸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

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耶！

十四、鄧牧 鄧牧，宋末人，他的無政府思想可於他所著的「君道」

「吏道」二篇中見之。「君道」篇說：

「頭會箕歛，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

「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已乎？」

「吏道」篇說：

「後世之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重，禁制不得

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并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

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

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以上所舉爲我國歷史上之無政府主義者，及至晚近，我國主張無政府主義者則有吳敬恆與李煜瀛等，然二氏終覺其所抱理想過高，不切實用，故寧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而從事於革舊社會之命焉。

第一節 均產主義

我國古時的均產主義，大概可以分爲兩派，其一爲有階級的均產主義，儒家主之，第二爲無階級的均產主義，墨家主之。

甲、有階級的均產主義 有階級的均產主義，儒家主張最力，儒家的思想，主張逐漸改善此萬惡之社會，而極力反對老莊等的無政府主義，的破壞主義，茲把儒家代表孔子和孟子的均產或均富主義述之於下：

孔子說：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語論
董仲舒釋之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 調均篇

孔子之理想的大同均產社會，有如禮記禮運篇所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爲大同。」

孟子的經濟主張，可以稱爲保姆政策。他看了當時暴政橫行，民生憔悴，強豪兼併，黎庶破產的情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乙、無階級的均產主義 無階級的均產主義，墨子主之最力。墨子尙兼愛，與儒家之主張有親疏之別者不同。他的理想中的兼相愛的社會

爲

「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上兼愛

墨子又主張人人應自苦其力，莊子「天下」篇說：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通……九州也……禹親自操耒耜……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墨子既主張自苦以各盡所能，復主張自苦以各取所需，而其所需則只以能維持生命爲最高限度。他說：

「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錦繡文采靡曼之衣，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同殫）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過辭

第三節 富國主義

我國古代主張富國主義者爲法家。法家中有主張重農者，有主張重商者，然而其主要目的無不在富國強兵以行霸也。此種國家主義之流弊爲對外的帝國主義。我們可以節錄李悝、商鞅、管仲的言論來代表我國古代的富國主義。李悝爲我國談富國主義最早者，其學說如下：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當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繹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

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與熟同）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與價同）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書食貨志

繼李悝而亦主張以重農政策富國者，有商鞅。商君書曰：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

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則草必舉矣。……一 篇 聖 令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地。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同己）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者；……後之三世，無知軍事；……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一 篇 來 民

齊之管仲則主張以重商政策來達到富國之目的。他主張商業國營和資本國有的意見如下：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

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未耜器械鍾鏤糧食畢，取贖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凡五穀，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迭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國蓄

管子又主張鹽鐵兩種工業悉歸國有，以增加國家收入。「海王」篇曰：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徵稅也）於臺雉（建築物也）何也？」

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

然則我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

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

三升少半，吾子（即小男小女）食鹽二升少半。……萬乘之國，人數

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即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

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作然後解）；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而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

法家富國主義的流弊爲帝國侵略主義，觀管子輕重戊篇的一段故事可知：

「桓公曰：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緹，公服緹，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緹矣。桓公曰：諾！……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緹

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絢繡而踵相隨。……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民糶十百，齊糶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以上所舉者，都是中國從前的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者。現在我們可以把現代國人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者，約略述之於下。

現代國人經濟思想之關於經濟制度者，大概可以分做（一）無政府主義，（二）共產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資本制度改良主義，（五）新均產主義，和（六）民生主義六種。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者，上文已經略略的說過幾句，且此派勢力並不大，所以此處可以不必贅述。

第四節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在中國本來是毫無實力的，自從蘇俄革命成功，國民黨容共以來，始蓬勃有生氣。中國共產主義主張最力者當推陳獨秀氏。共產主義爲馬克斯的嫡派，主張（一）階級戰爭，（二）直接行動，（三）無產階級專政，和（四）國際運動。我們試節錄陳氏之言論如下：（參閱新青年叢書第二種社會主義討論集，頁九三——九七）

「俄國底共產黨是主張絕對的階級戰爭的，是不獨反對與資本階級妥協，而且是反對以一切不主張階級戰爭的溫和派提攜的。馬克斯底共產黨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爭歷史及必要的講義……」

「不贊成階級戰爭的人自然要向議會討生活，但我們要知道議會制度本是資產階級專為供給及監督他們的政府底財政而設立的，要拿他來幫助勞動者，來廢除資本私有制度，豈不是與虎謀皮嗎？選舉底怪象各國都差不多，就是實行普通選舉，勞動界能得多少議員，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馬克斯底著作無一不是主張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取革命的行動，沒有一句主張採用議會政策的。」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許有產階級得到政權的意思，這種制度乃是由完成階級戰爭銷滅有產階級做到廢除一切階級所必經的道路。德國社會民主黨問俄國共產黨：有產階級的人也是國民，何以單單主張無產者一階級專政？俄國人答道：你們何以不主張全國民都加入無產階級？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問道：一階級專政豈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國人答道：你們所謂民主政治底內容是不是有產者一階級

專政呢？柯祖基著書大攻擊俄國底無產階級專政，說不合乎民主政治，說不是馬克斯主義，其實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上：：：大聲疾呼的說：（一）糾合無產者圍成一個階級，（二）顛覆有產階級底權勢，（三）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又說：無產階級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既達第一步，勞動家就用他的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集中在組織權力階級的勞動者手裏。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明明是馬克斯底主張。」

「俄國底共產黨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雖然同一不反對國家組織，而他們不同之點有三：（一）生產機關集中到國家手裏，在共產黨是最初的手段，在社會民主黨是最終的目的；（二）德國社會民主黨帶着很濃的德意志國家主義的色采，俄國共產黨遠未統一國內，

便努力第三國際的運動；（三）社會民主黨所依據的國家是有產階級的國家，共產黨所依據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所以有人說馬克斯當初所主張的，俄國現在所實行的都算是國家社會主義，這話是不對的。共產黨宣言中，雖主張將一切生產機關交通機關信用機關都集中在國家手裏，這不過是社會革命時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時又說：無產階級都沒有絲毫國民的特性存在，各國無產階級在他們國裏爭鬥的時候，共產黨一定脫出一切國家的界限，替無產階級全體指示共通的利害，勞動階級如果握得政權，那些東西（指國民的差別和國家的對抗）都要消滅得更快，因為各國的聯合政策，是勞動階級解放底一種首要條件。共產黨宣言最後的名言正是：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呵！馬克斯所主張的國際運動的色采，是何等的濃厚。」

「我以爲中國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這是不容諱飾了；國內的資本階級雖尙幼稚，而外國資本主義底壓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階級戰爭的觀念，確是中國人應該發達的了；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有產階級的政治家政客底腐敗而且無能和代議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國比歐美更格外破產了；所以中國若是採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多多加給腐敗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惡的機會罷了。」

第五節 國家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的四大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無不一一反對之。國家社會主義主張（一）勞資合作，（二）議會政策，（三）民主政治，和（四）國家主義，我國主張國家社會主義最力者當推江亢虎氏。江氏數年前在「申報最近之五十年」裏面，發表一文，叫做「新民主主義與新社

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要素是：（一）選民參政（選民有創議權、複決權、和免官權）（二）立法三權（推翻三權鼎立之說）（三）職業代議（就是以職業為單位，以地方為區域，以選民人數為比例，平均分配投票權和代議權）新社會主義的要素是：

一、資產公有 資就是資本；產就是天產；公有就是國有，省有，縣有，市有，或村有，公有的意思和目的，就是要把地方居民全體，來代替私人或會社公司等的所有權。社會主義之精髓，在廢除資本制度，禁止私人搶奪他人勞動之所得而已。至於一切消費財貨，仍歸私人享用。

二、勞動報酬 勞動者，各盡所能，兼勞心勞力而言。報酬者，各取所值，有稱物平施之義。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質象有優劣，用力有勤惰，功能有大小，成效有遲速；若其所得一律從同，非第無以示激揚，促進

化而已，按之情理，亦似平而實不平，且恃經濟界之天則，其勢又萬不能以持久。北俄勞農革命失敗，其先例也。

三、教養普及。資產既歸公有矣，所有利潤之收入，當然是敷人類生存必須之費用。舉凡孕婦，兒童，老弱，殘廢，無告之人，一切學校，醫院，道路，水火，公有之舉，皆由地方自由應付。此政府職司所在，非慈善事業之比也。如此，則生命之維持，為社會之義務；而生活之享樂，為私人之權利。社會一般之平等，與個人單獨之自由，庶幾兩劑其平，而交得其益乎？

第六節 資本制度改良主義

當三民主義尙未籠罩全國之時，各種社會主義在中國噪得天翻地覆，其實這不過是少數智識階級在那裏呼號罷了！大多數人民何嘗有一日放棄資本主義或私產制度呢？這資本主義的代表，我們可以暫推

馬寅初氏，以氏之言論思想，似較靠近國民之普通心理也。馬氏說：

「社會主義不是絕對不應研究的；但目前的經濟問題，比這個尤其重要的還有，譬如……幣制改良問題，就是二種。此外如公債問題，財政問題，銀行問題，運輸問題，國際貿易問題，關稅問題，銅元問題，金融問題，新銀圓等等，都是亟待討論的；而社會主義的問題，不過其中的一種罷了……」

「現在談學問的人，非特思想極新，且亦志願甚大，此真係好現象。不過其言論太偏於學理，不是論歐美，就是論馬克思。其實多看外國書籍，何嘗沒有益處，但是置本國切身利害於不顧，那却是不對的……貨幣學，銀行學，財政學等，已經是各國有各國的情形了；而談到社會主義，則尤其不同。各國關於社會主義學說，雖是各有真理，但是我們怎樣能夠不酌量自己國內的情形，而依樣畫葫蘆的去仿效他們……」

：「

「現在談社會主義的人，完全不考究事實……動不動就是說勞動神聖，資本萬惡；其實他們又何嘗有證據呢？」

「中國現在的富人致富的途徑，不外三種：（甲）由做官刮地皮而來的……（乙）由應運而來的……（丙）由投機而來的……那末中國雖然有貧富的階級，但是這些富人，並不是像歐美資本家由絞取勞動者的血汗而自肥的了……」

「要增加勞動的能力，須先普及教育及增加資本……」

「中國無論貧富，都受軍閥之害……現在的問題，非資本對勞動的問題，乃軍閥對國民的問題……至於中國內地的富人，是住在貧民的中間，貧民又在匪盜的中間，富人平日施衣施粥，對於貧民，極端的救濟，因為盜匪來時，可以得他們的幫助去抵禦，試看一看各地的鄉

團，都是富人出資，貧民出力，貧富間很有睦誼的，我們又何必來講社會主義去離間他們呢？……」

「中國勞動者生計困難的緣故，因為人數太多，分配就少了，那末要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就應該增加資本，從事生產……資本從事於生產者多，則工資自然提高，所以說：勞動固是神聖，但一旦資本加多，勞動必定尤其神聖呢？……」

「吾國目前的大患，非資本主義，乃武力主義……或云：人民之痛苦，由於資本主義之橫暴，真隔靴搔癢之談也」（參閱馬寅初演講集第一集，頁一五七——一六二）

據上面口氣，馬氏乃一主張資本主義者，然馬氏對於勞動者之利益亦非痛癢不顧者。他說：

「據鄙人觀察中國之勞工，亟須設法保護，而資本家之困難，亦須設

法消除」

「吾人亟須研究改善工人待遇之方法。但工人之待遇，既改善矣；而資本家之困難，亦須設法消除，方得爾平。倘若從事於工資之提高，而不設法消除資本家虧本之危險，則勞工前途，仍多荆棘，勢必兩敗俱傷。」（參閱商業雜誌，第二卷，第五號）

第七節 新均產主義

近來天津出版的「國聞週報」裏面，揭載一篇前溪君所做的文章，叫做「中國新經濟政策」。這篇文章的內容是既不主張集富於個人，又不主張集富於國家，而主張均富於社會。這是脫胎於儒墨二家的均產主義——尤其是儒家的有階級的均產主義；所以我叫這主義為「新均產主義」。（參閱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一——四期）

茲摘錄前溪君的言論於下。

「吾人須知以個人爲大資本家，以國家爲大資本家，支配全國經濟之意思與力量，均集中於少數人；前者集中於少數之資本家，後者集中於代表國家少數之政治家；全國經濟基礎，時時爲少數人所搖動。例如歐美式政策，集富於國家，集富於個人之結果，支配歐美各國經濟者，爲少數大資本家與夫少數之政府中人而已；蘇俄式政策，集富於國家之結果，支配蘇俄全國經濟者，僅少數之政府中人而已。一國家一民族全體之經濟狀況，其重心置於少數人之手，實一至危險之事也。吾人更須知以個人分子組成之國家與民族經濟上之設施，一方應謀共同之發展，當然不可偏重個性；一方應謀各個之發展，又當然不可漠視個性。歐美近代之政策，偏重個性，至造成特殊之大資本家，而來過激之反動。蘇聯一九二一年前之政策，漠視個性，致生產能率，一蹶不振，不能不改行新經濟政策，卽其明證。故集富於國家與夫

集富于個人，吾人皆認爲非以個人組成之國家與民族所應取之適宜政策，中庸之道，其惟均富於社會之一策乎？」

前溪君對於達到均富於社會這個目的辦法，分做生產與分配二大部，而生產部份又分爲土地論，資本論，和勞力論。他對於土地，不主張國有，因爲土地國有是很難辦到的一件事。他舉蘇俄的經驗以爲例：蘇俄因實行土地國有政策，頒布剩餘農產物徵收法，弄到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兩年的大饑荒，白死了二百萬多人；後來改剩餘農產物徵收法爲地租法，一九二四年又改爲農稅，可完納貨幣，且農民之使用土地權並無期限，事實上已變爲土地私有制了。他對於土地的主張：是不使國家爲大地主，亦不使個人爲大地主；使土地之效用增加，土地之使用權限制。茲錄其具體辦法如左：

甲、使耕者有其田的辦法：

- 一、非自耕之耕種土地，每年田賦，按年照定率遞增十分之一，由地主繳納之。所有權轉移與自耕農時，或地主自耕時，仍照自耕農稅率繳納，但田賦定率，每五年得變更之。
- 二、耕種土地移轉於自耕農時，移轉稅免除之；另定手續費，以移轉稅原率百分之五以內為限，換給地契。
- 三、耕種土地之相續人非自耕農時，按移轉稅率，徵收相續稅；相續人為自耕農時免除之，另定手續費，以其稅百分之五為限，換給地契。
- 四、自耕農每戶之耕種土地，由每縣公布最高限制，逾限者以非自耕地主論。
- 五、由各縣設立農業銀行，在銀行內專設補助自耕農購地基金科目，凡第一項非自耕農所增收之田賦部份，及田賦變率之增稅

部份，第二項非自耕農所增收之移轉稅部份，第三項新設之相續稅全部份，按年照數撥歸基金戶，以低利長期放給自耕農之購地者，即以土地為抵押。

除上列辦法之外，前溪君又申明政府應辦以下四事：（一）設農事試驗場以收大農制之利益，（二）以全力分設開墾局以開墾土地或獎勵私人設立開墾公司，（三）禁鴉片之種殖且恢復常平倉制度，（四）於應當時規定懲罰惰農條例。

乙、處置居住土地的辦法：

一、政府應頒布指定都市城鎮區域內建築法規。自頒布之日起，人民應準此建築房屋，在頒布法規以前者不在此限。法規中要點如下：（一）規定每戶住宅占地一定之最大限度，（二）商工業占地經市政府之特許者，不在此限，（三）都市城鎮指定區

域外之住宅，不在此限。（四）關於建築上與公眾有關之必要限制。

二、市政府及相等機關設立土地評價會，每屆若干年，評價一次。人民對於土地之評價不滿意者，得提出抗議，附具理由，交評價會復議，以復議者為最後標準。評價會之組織，在市政局法規中規定之。

三、市政局土地評價會中附設建築物評價會，每屆若干年評價一次，其辦法與第二項同。

四、市政局得按評價分別徵收土地稅及建築稅。

五、土地移轉或相續之時，照當時評價與原地主購地時之評價，相差增加之數，由受移轉人及相續人繳納市政局，不及或相等者不論。

六、市政局應以第四項收入若干分，逐年建築勞動者適宜之房屋，廉價租給勞動者；並應以第五項收入，作為開墾經費，交開墾局，將都市城鎮中失業者資送開墾局給予墾地。

以上為前溪君預防土地集中於個人或國家的辦法。至於預防資本集中於個人或國家的辦法，可以略述他的意見如下：

- 一、以效用區別之，則凡必需品外之一切奢侈品製造之公司企業，概予禁止。至烟酒製造及售賣，完全由國家辦理，不准私人企業。
- 二、以地域區別之，則凡公司組織之生產事業，完全取地方化主義，公司設立之地點，須先經政府之審查許可。
- 三、以資額區分之，則凡公司企業，國家應規定其最大資額不得過一千元，但公司企業性質上必須逾額者，其逾限之資額，國家有投資權或收買權。

四、以特性區別之，則（一）凡獨占性質關係地方人民之企業，應規定地方獨占企業條例，分別性質，以地方資本公私各半經營之；（二）凡獨占性質關係全國人民之企業，應規定國家獨占企業條例，分別其性質，由國有或省有經營之；（三）凡金融事業，政府應另定法規，其標準為（1）中央銀行採美制，（2）國際匯兌銀行採私營國督制，（3）商工銀行採地方多數私營制，（4）農業銀行採地方公營制，（5）特殊銀行採國營制，（6）私人金融企業暫採放任制，俟後再整理之，和（7）設立幣制委員會；（9）凡交易所事業完全國有經營之，另定法規，其標準為（1）物產交易所，現貨買賣，一律自由，期貨買賣，以經營生產機關與經營消費機關者為限，個人買賣，概予禁止，（2）證券交易所，期貨買賣，一律自由，（3）貨幣交易所，現貨期貨買賣，均以金融業為限，個人買賣，概予禁止。

至前溪君處置勞力的辦法，則主張政府一面應改善勞力者的環境，如舉行關稅自主，裁厘，減利，便利交通，獎勵企業，和全國電氣化等事業；一面應改善勞力者的本身，如多設職業學校，規定工作時間，增加勞工能率，增加勞工酬報等等是也。

以上所述為前溪君對於生產方面的新經濟政策。至於他對於分配制度，則主張（一）許商業存在，（二）獎勵合作事業，（三）設立新式常平倉，平準國內糧食，民食有餘時，可以輸出海外，（四）公家任分配之責，都市城鎮市政府，於必要時可以設立日用品公賣所，公賣物品以工人服用用品如米，麵，粟，油，鹽，薪，炭，布，麻，綿等十種為限，公賣價格公道，購買自由，惟禁止販運販賣。

第八節 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爲孫中山先生學力之結晶而民生主義又爲先生一生經濟思想之結晶，中山學貫中西，且富於儒家的倫理觀念和同情心理，所以其民生主義中所提倡的經濟制度，斷非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等的舶來品所可比擬。茲爲明瞭民生主義在以上所述各種經濟制度中所佔的地位起見，我們可以把民生主義約略的和他們比較一下：

一、民生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比較 一無政府主義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他主張社會上不必有政治的組織及法律，祇須各人道德的靈性來維持人類間的和平。這種理論，固然高妙，但人類必須有競爭和不斷的努力，才能發揮其固有之本能，以促進社會的進步，所以無政府主義至今還沒有實際的試驗地可以站立得住。……孫文主義是主張使社會各個人均能滿足其需要與幸福利益，同時各個人對社會亦須負相

當責任，以努力從事爲羣衆服務，謀共同之幸福利益及文化之進步。這樣個人與社會，才是各不相偏。」（邵元冲講孫文主義總論，頁一九一—二〇〇）

二、民生主義與均產主義的比較。中山先生之思想基礎，我們可以說完全是脫胎於孔子的。他的「天下爲公」和「大同」等思想，完全是根據禮運「大道之行也……」一段。所以他的民生主義是十之八九與儒墨兩家的均產主義相同的，其不同者還是在方法耳。儒墨主張君主，中山主張民主，這大概是時勢不同的緣故。儒家主張有階級的均產，墨子主張無階級的均產，而中山則主張起初有階級後來無階級的均產。至前溪君所主張的新經濟政策，實亦孔孟所主張的有階級的均富主義的又一名詞而已。

三、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上文說過共產主義有四個最要

緊的主張就是（一）階級戰爭，（二）直接行動（三）無產階級專政，和（四）國際運動。這四種主張，除掉第四種有相當的同情外，其餘都是中山所極端反對的。我們可以節錄中山批評馬克斯階級戰爭的學說如下。

「但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銷滅商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國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力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

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民生主義

中山把共產主義所主張的階級戰爭既駁得體無完膚，那他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自然也是反對的了，因為這二種主張是有連帶的關係的。至於直接行動，除政治革命之外，中山亦不贊成的，因為他是主張和平的議會政治的，看他的全民政治和五權憲法的主張就可以曉得了。

四、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比較 國家社會主義有四大主張，就是（一）勞資合作，（二）議會政策，（三）民主政治，和（四）國家主義。前三者是與中山所主張一樣的，至國家主義則不為中山所主張，因為國家主義的流弊是霸道，是侵略，是帝國主義。中山所念念不忘者是王道，是修睦，是大同主義；所以他在民族主義第六講內說：

「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

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銷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

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眞精神。」

五、民生主義與富國主義的比較 富國主義基於國家主義之上，其流弊必至於帝國侵略主義，這是中山所大大反對的，觀上文可知。況富國主義之目的在國，此又與民生主義之目的在民相反也。總之，富國主義者實即孟子所謂「我能爲君關土地充府庫」之民賊也。

六、民生主義與資本制度改良主義的比較 民生主義之目的在均富或均產，其辦法爲澈底的，資本制度改良主義之目的在稍稍減低貧富階級之懸殊，其辦法爲不澈底的。雖然，資本制度改良主義之極則，則亦民生主義矣。

這樣看來，民生主義在上述各種經濟制度中的確是最超越最優秀最圓滿最完備最能探古今中外各種經濟制度之所長而無其所短的

了。這實在可爲我國經濟思想上浮一大白。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民生主義的具體辦法。二十年前中山在日本發表民生主義之具體辦法，大略說：

「民生主義，卽社會主義。今有人誤解以開工廠爲提倡民生主義者；工廠乃以工人汗血爲貨品……焉得目爲提倡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現於各國者，經數十年之討論，尙無充分具體的方法，況在中國。然組成此主義之要素而急待解決者，則有下述之兩問題：（一）土地問題，（二）資本問題。實業發達之國，資本家和地主的勢力非常鞏固，故頗難下手。今中國之論者，有謂中國非資本國，無庸提倡民生主義。有謂先造資本家，然後乃有民生之可言。此等讀死書讀馱了之論，實在可笑。吾人之倡民生主義，乃有具體辦法者。辦法既得，無待討論，只須實行，具體辦法維何？」

(一) 平均地權 …… 夫何爲必平均地權乎？吾人當知民生主義，乃發生於貧富不均，然中國古代，亦未平均，何以不至激烈如此乎？蓋其不平均，不若今日之甚也。貧富不均，俱由於生產不均。昔以手工生產，卽有機器，亦極簡單，今則日見複雜 …… 有機器者，其生產力千倍於用手工，一則累退，一則累進，貧富乃益復不均。古代生產力相同，惟分配略異，故分配不平之影響尙少。今因生產力日大，分配乃更不平。各國工人，入廠作工以造資本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國之擁資千萬者不多，各國則不然。故中國之患在貧，各國之患在不均，而民生問題生焉。前事之覆，後事之鑒，吾人宜乘此資本未發達時倡民生主義，以防患於未然。顧何以曰必先解決土地問題乎？… 古昔井田，土地公有，後乃變爲私有，後乃再變爲富人所有。因地價之漲，不工而得者益多。譬如公家開馬路，地主不出一錢，坐收地價增漲之利。吾人固欲

造成富強國家者，然如十年後竟與美國相似，人民果能得幸福乎？試觀諸美，其得幸福者，只少數人而已，大多數且益增其痛苦也……吾人欲效美國，意豈在此乎？吾人乃為全人民求幸福而來者，故不能不先倡民生問題，而有事於地權平均。地權平均之補奈何？曰：平衡地價，照價抽稅……由地主自定其價，呈報官廳，普通地稅，計百抽一，如不願多納地稅，則聽其貶地價可也。惟既經呈報之後，公家收地時，即依其呈報價格給還，如是則人自無敢濫報矣。

(一) 產業公有……中國今日私人資本尙少，蓋資本之最多者，為路，礦，工廠等，而尤以路，礦為重。中國路礦不發達，故尙易下手，其解決之法……則由公家借外債，開發一切交通等等事業也……國家獲利，將不可勝計……

上海民國日報六週紀念增刊
(新建設的中國) 頁二—四

此中山二十餘年前的民生主義的具體辦法也。至他的最近關於民生主義的辦法，則詳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略云：

「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爲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於此猶有當爲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

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備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第二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慾望及

消費者

欲望與消費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們可以把中國歷來的欲望論和消費論併在一起討論。大概中國歷來關於慾望的思想可以分做三派：就是（一）寡欲論派，（二）絕欲論派，和（三）任欲論派。寡欲論，儒墨二家主之，絕欲論道家主之，任欲論管子與楊朱司馬遷主之。茲依次述之如左：

甲、儒墨二家之寡欲論。

一、墨子曰：「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親士篇

二、易損卦象傳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三、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兩論

學而篇

「士制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篇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論語述而篇

四、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章

「飲食之人，則人賊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章句上

五、禮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

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記樂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曲禮上

六、春秋左氏傳曰：「專欲無成。」

七、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荀子性惡篇

「一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

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荀子榮辱篇

「古之人，……以一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

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今子宋子（宋銓謂人性元屬寡欲，）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荀子正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得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能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荀子樂論篇

「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求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荀子性惡篇

及至宋代，儒者因受印度佛教的影響，竟由寡欲論而倡道家的無欲論。我們可舉兩個例：一個是周濂溪，一個是朱晦庵。

一、周濂溪說：「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書通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養心亭說

二、朱晦庵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微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學章句註

乙、道家之絕欲論。

一、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騁馳田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老子第十六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十四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老子第三章

二、莊子曰：「璫玉毀珠，小盜不起。」莊子胠篋篇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莊子天地篇

丙、管子楊朱與司馬遷之任欲論。

一、管子曰：「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歡；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藏；然則貪勳積而得食矣。」管子侈靡篇

二、楊朱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臭，恣口之

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

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

三、史遷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史記貨殖傳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斯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妙論，終不能化。」史記貨殖傳

至班固所著之漢書食貨誌，則一反史遷之任欲論，而主張儒家之寡欲論。他說：「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

與欲望論有密切的關係者爲消費論。主張任欲論者，對於消費是不主張崇儉的，觀於管子「侈靡」篇之所言可知。主張寡欲論者，對於消

費是主張崇儉的，觀於孔子之「寧儉」和墨子之「節用」之言論可知。主張絕欲論者，對於消費那自然是極端主張節儉的了。茲把孔墨主儉的言論，述之如左：

一、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第三

二、春秋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三、墨子曰：「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節用上

「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

第三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生產人

口及租稅者

吾國先秦諸哲言經濟者，大抵法家注重生產，儒家注重分配，而墨家則兼籌並顧而二者皆不徹底。生產政策，有主張重農者，有主張重商者，上文已經討論過。不過吾國歷來之言生產者，究竟重商者少，重農者多。切實講起來，吾國歷來生產政策是完全爲重農輕商思想所左右的。此雖我國的特殊環境有以致之，亦領導階級的思想有以使之然也。李悝商鞅，既以重農爲富國之唯一妙策；孟子亦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其輕視商人可知。

又傳有之曰：「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先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又農政全書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業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而漢龔錯論貴粟疏亦曰：「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又曰：「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善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諸如此類言論，舉不勝舉，錄不勝錄，莫非以重農爲生產唯一政策而已。及至滿清鴉片戰爭，西力東漸，國人始稍稍言商。至最近數年來，則又有時賢章行嚴，董時進，

李協之流，極力提倡重農主義。章君之農國辨，載在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一二兩日之上海「新聞報」。他對於農國之解說，是以爲農國乃對於當今之工國而言，（一）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卽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攬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二）反是，而其人民生計，不以己國之利源爲範圍，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權子母之利，不以取備國民服用爲原則，用之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級，相等如寇仇者，謂之工國。章君之文，叫做「論中國不宜工業化」，載在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申報」。李君之文，叫做「重農救國策」，載在「國聞週報」第三卷第三十七期。他的大意是：「今欲根本解決國是，消弭亂源，曰惟有重農；砥礪廉恥，敦厚風俗，曰惟有重農；裁撤兵額，收束軍事，曰惟有重農；發展工商，大昌實業，曰惟有重農；普及教育，大開民智，曰惟有重農；真

國家於磐石之固，置人民於衽席之安，曰惟有重農。行吾之策，不唯目前可以撥亂反治，並且可以圖長治久安，不惟可以上希三代隆世，並且可以永絕亂源。行吾之策，不言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之真精神自在其中，社會主義他國不能行，我能行之，他國行之而多弊，我國能行之於自然，資本勞力之爭，自無從起。行吾之策，不言當兵義務，而當兵義務之真精神亦自在其中，當兵義務他國行之而敗傷，我能行之，內以奠本國之安甯，外以保世界之和平，窮兵黷武之禍，於焉可免。行吾政策，七年而其效可著，十年之後，世界各國，將羣起以吾國爲師矣。

重農則對於生產要素，必至特別注重勞力與土地，故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又禮運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力惡其不出於身，是盡勞力之說也；亦即含勞動神聖的意義。貨惡其棄於地，是盡地力之說也。至列子

「天瑞」篇所說：「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則直以自然界為唯一之生產要素矣。至墨子「非樂」篇說：「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虫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虫，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絳屨，因其水艸以為飲食，故唯（同雖）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則直以勞力為唯一之生產要素矣。至儒墨兩家對於勞力，皆主分工以利生產。墨子則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讀辯者讀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成也。」一種辨孟子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勞心者治人」一語，且含有注意組織和管理爲生產之一要素之意義矣。

至資本是否爲生產之一要素一節，儒墨法三家則承認之，而道家則反對之。如莊子所載，子貢嘗見農夫以甕汲井水，抱之而澆溉，因思其用力多，而見功少，告以用日灌百畦之機械，則事省而功增，農夫斥之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莊子天
地篇

人口論 古今中外歷來之人口論，大抵受環境之影響者居多；古時地廣人稀，則主增加人口；現代地狹人庶，則主限制產兒。惟希哲伯拉圖在上古時代而已敢倡制限人口之說爲特別耳。我國儒墨法諸家殆無

不主張人口增加者。孔曰「庶哉」；「殃曰「徠民」；「蠱曰「生聚」；「孟曰「無後爲大」；莫非獎勵人口增加之意。而墨子則還要主張早婚，其言曰：「孰爲難倍，唯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先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既沒，於民次也（次作恣解。）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家處。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人矣。」（節用上）

及至清乾嘉年間，天下靖平日久，戶口日繁，生存競爭日益烈，於是社會科學者 洪亮吉出而倡人口論，其意蓋與英國經濟學家 馬爾塞斯相同也。其言曰：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之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

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元焉，視高曾祖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廬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况兼并之家，一人據

百人之屋，一月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顛踏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耳。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闕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折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以賑之；如是而已矣。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二。又况天下之廣，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一平治

「……爲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

爲士者十倍於前，而備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何况戶口既十倍於前，則游手好閒者更十倍於前……是又甚可慮者也。」計生

洪氏對中國人口增加太速而抱杞憂，固然是至理明言；然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第一講裏，對於中國人口增加的速率大大的不如列強一節極憂中華民族將來或爲異族所同化和并吞，亦是老成謀國，極有遠見。茲特把中山之言錄左：

「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什麼時候調查得來的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法國因爲人口太少，獎勵生育；如果一個人生三子的便有獎，生四子的便有大獎，如果生雙胎的更格外有獎；男子到了三十歲不娶，和女子到了二十歲不嫁的，便有罰。這是法國獎勵生育的方法。至於法國人口並

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國那一樣大罷了。且法國以農立國，國家富庶，人民家給戶足，每日都講究快樂。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他因為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了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

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我們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里耳，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是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口，現在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四千萬。因為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現在便向各國訴冤，說島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到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到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人拒絕，所以便向各國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

洲高麗各國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像德國法國因為經過此次大戰之後，死亡太多，想恢復戰前狀態，獎勵人口生育，一定要增加兩三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戰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是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原故，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併吞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并且要被他們

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像從前蒙古滿洲征服中國，是用少數征服多數，想利用多數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如果列強將來征服中國，是用多數征服少數，他們便不要我們做奴隸，我們中國人到那個時候，連奴隸也做不成了。」

租稅論 我們歷來賢哲是向來主張輕賦論的。即如論語所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主張輕賦之意溢於言表。孟子對於租稅論，一則曰「有刑罰，薄稅斂。」再則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齊於孔子者也。」三則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四則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又曰

「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又曰「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諸如此類，無往不是表示其主張薄賦的思想。又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亦贊成薄賦者。至儒家講財政之注重國民經濟，則可以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數語來代表之。

至租稅須以所得爲標準，則孟子主張最力。其言曰：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滕文公上

周秦經濟思想之關於財政者，尙有官業論及歲出論。前者管子主張

「官山府海」以裕財源；後者則墨子主張「節用」「非樂」「非攻」以省歲出，禮記主張「量入爲出」皆我國財政學說之特色也。

晚近泰西經濟學說輸入，我國的財政學說始稍稍脫離歷代消極思想而爲積極行動；如歲出之澎湃，公債之發行，新稅之施行等等是也。

第四章 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交易貨

幣及唯物史觀者

交易論 交易由分工而起，不分工即用不着交易。交易則必有比價，無比價即無從交易。孟子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此孟子之交易必須論也。孟子又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

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偽者也，烏能治國家。——此孟子之價值論也。然價值到底如何決定，孟子並未明言，且物之不齊，因生價值之不同，然而物到底爲何不齊，孟子亦未說出所以然。揆其意，似根據乎物之勞力之量 and 質，蓋一較精細的勞力價值論者也。

管子國蓄篇曰：「安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歲有豐歉，即穀有貴賤，豐則賤，歉則貴，此效用價值論也。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令急則物重，令緩則物輕，此權力價值 State theory of Value 論也。又曰：「凡五穀，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

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迭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此以五穀爲價值之標準也。

貨幣論 管子國蓄篇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此以貨幣衡取百物之說也，亦即增加貨幣以獎勵生產之說也。又立政篇曰：「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足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此貨幣數量說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中之流通速度說也。Velocity of Circulation 蓋儉則金之流通率緩，流通率緩，故金賤，金賤的反面文章就是貨貴；侈則金之流通率速，流通率速，故金貴，金貴的反面文章就是貨賤。

晚近吾國學者能對於貨幣論發明特殊之理論者，當推朱執信和孫

中山二氏。朱氏在其所著「中國古代之紙幣」一文中曰：「尤有不可不知者，凡人之信用其紙幣，只問其購買力如何，不必問其兌換之確實如何。故一般紙幣，不論其兌換不兌換，皆以其購買力定價，即貨幣之根本性質為代表貨物，故可換得相當價值之貨物者，即可以其價值流通，縱不兌換，完全於其紙幣之價值無礙，於其流通之力亦無礙也。若使其紙幣但能兌換，不許易取官物，則其流通之力，反不及前者，觀於金之鈔制，可以知之矣。」（朱執信集頁二二三）

朱執信氏主張紙幣價格之維持，不在兌現金而在兌貨物，既如上述，而中山先生於其「錢幣革命」一文中，則主張此說尤力。其言曰：

「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為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生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現象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為何？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貨物之代表耳。此代

表之物，在工商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銀之數百萬倍，多以紙幣代之矣。然則紙幣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為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而為錢幣也。此天然之進化，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其法為何？即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幣為錢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在錢幣之金銀，祇準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則紙幣一出，必立得信用，暢行無阻，財用可通矣。但紙幣之行用，無論古今中外，初出時甚形利便，久之則生無窮之流弊，必至歸天然淘汰而後止；此其原因，則紙幣本質價廉而易製，不比金銀之本質價昂而難得。故紙幣之代表百貨也，其代表之性質一失，則成為空頭票，若仍流行於市面，則弊生矣。而金銀之代表百貨也，其代價之性質雖失，而本質尚有價值，仍可流行市面而無弊。

此兩物代表百貨之功用同，而性質不同，故流行之結果有別。昔人大不知此理，故無從設法防其流弊。今吾人既明此理，則防弊之法無難。其法當設兩機關：一專司紙幣之發行，一專司紙幣之收燬。紙幣之功用既為百貨之代表，則發行之時必得代表之貨物或人民之擔負，而紙幣乃生效力。今如國家中央政府，每年賦稅，應收三萬萬元，稅務處既得預算之命令，即可如數發債券於紙幣發行局，該局如數發給紙幣，以應國家度支。至期，稅務處當將所收三萬萬元稅項之紙幣繳還紙幣銷燬局取銷債券。如是，發行局於得稅務處之債券時，如數而發出紙幣，此等紙幣，以有人民之負擔，成為有效之紙幣，名之曰生幣；及稅務處於所收稅項如數繳給債券之紙幣，為失效力之紙幣，因代表賦稅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幣，故當燬之也。如收稅之數，溢於預算之數，則贏餘之紙幣效力尙在，可再流轉市面無礙也。以上為國家賦稅

保證所發行之紙幣至於供社會通融之紙幣則悉由發行局兌換而出。當紙幣之存在發行局，爲未生效力之幣，或必需以金銀，或貨物，或產業兌換之乃生效力。如是，紙幣之流於市而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貨物愈多，則錢幣因之而多，雖多亦無流弊。發行局發出紙幣，而得回代價之貨物，其貨物交入公倉，由公倉就地發售，其代價祇收紙幣，不得取金銀。此種由公倉貨物之紙幣，因代表之貨物去其功效，立成爲死票，凡死票悉當繳收燬局燬之。如此循環不息，則市面永無金融恐慌之患，而紙幣亦永無流弊之憂，一轉移間，全國財源可大活動，不必再借外債矣。各國家遇有非常之需，祇由國民代表議決預算表，如數責成國民擔任，或增加稅額，或論口輸捐，命令一出，紙幣發行局便可數發出紙幣，以應國家之用；按期由稅務局收回紙幣，此款便可抵銷。若論口輸捐，每人二元，全國之數八萬萬元！若收金銀，則必無此數，

若收紙票，則必易行；因政府已將已定額先期發出行用，市面泉源已加多此數，人民或以工取，或以貨易，求之市面，必能左右逢源，非若金銀之只有此數，一遇減少，必成恐慌，中國人或更埋之地中，外國人必然輸出海外，如此，則緊急正需金銀之時，而金銀因之愈乏，適成窮上加窮，而各國銀業奸商，遂從而壟斷之；人民雖激於義憤，欲報效國家，然而苦無金錢，愛莫能助，徒喚奈何耳。此吾中國現在之境况也，若行錢幣革命，以紙幣代金銀，則國家財政之困難立可扞，而社會之工商事業亦必一躍千丈。」

中山這種高妙的貨幣論，是很可佩服的，不過實行起來，恐怕一時不易成功，因為習俗的成見太深了。然而中山並不是不顧事實的，觀他對中央銀行開幕的訓詞裏，主張中央銀行的紙幣，不但要兌現，並且要現兌，就是要十足準備，就可知道了。他說：

「我還有第三層意思，就是這個銀行的資本，固然是不小，至於辦理和營業，尤其要很謹慎，都是照極好的銀行規則來進行，並且這個銀行受了政府一種特權，可以發行紙幣，這種紙幣的基本金有一千萬，和從前政府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不同，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有的固然也是有基本金，但是他們所發行的紙幣之數目，至少也是四倍於基本金，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定章不是四倍於基本金，是照基本金的數目去發行，至於發行的方法，不是直接支軍餉，作行政費，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那末，我們的紙幣究竟是怎麼樣發行呢？大家知道外國銀行的紙幣之所以有信用，就是因為兌現。普通發行紙幣的方法，就是銀行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然後人民拿一百元紙幣，到銀行兌一百元現銀，毫不折扣，這種辦法，就叫做兌現；紙幣因為兌現，所以才有信用。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紙幣的信用，還要高過兌

現。這是甚麼說法呢？因為我們發行紙幣的方法，不是兌現，是現兌。外面普通銀行的辦法，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紙幣，才到銀行兌回一百元現銀。這個銀行的辦法，是人民要由一百元現錢，必須先買一百元紙幣。所以這種紙幣，祇要是在市面通行的，有紙幣便有現錢的抵押，便隨時可以兌現。故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方法，是先有現然後才兌，所以說是現兌。因為是現兌，並且又有大宗基本金，所以這種紙幣的信用，一定是很高的，一定沒有從前省立廣東銀行紙幣的毛病。」

唯物史觀 臨了，我們還可以把中國歷來經濟思想之關於唯物史觀的，約略來討論一下。唯物史觀並不是馬克斯所最初發明的，中國先秦時代早已發明了。即如管子「牧民」篇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主張文化和道德，須以物質為基礎之說也。孟子亦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

心者然也。」又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此物質環境完全可以影響到思想，和行爲之說也。

國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此亦環境萬能之說也。楊朱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又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是則完全唯物論矣。

本書的參考書

國立廣東大學法科學院季刊 第一卷第一號，陳嘉謨著之「中國歷史上之安那其主義者」

新青年股社會主義討論集 卷第二種

報申最近之五十年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第一號 李權時著之「二十年來中國的

經濟思想」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第二號 張蔭麟著之「洪亮吉及其人口

論」

馬寅初演講集 第一集

海上商業雜誌 第二卷第五號

天國聞週報 第四卷第一二三四期 前溪著之「中國新經濟政

策」

天國聞週報 第三卷第三十七期 李協所著之「重農救國論」

中山全書 新民書局出版

中山書院叢書第一種 孫文主義總論 邵元冲講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戴季陶著

近代史讀本 印水心著

留日慶大學報創刊號 洪慎初譯之「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攷」

朱執信集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啓超著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三版

中國經濟思想小史(全一册)

〔每部價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致)

著者 李權時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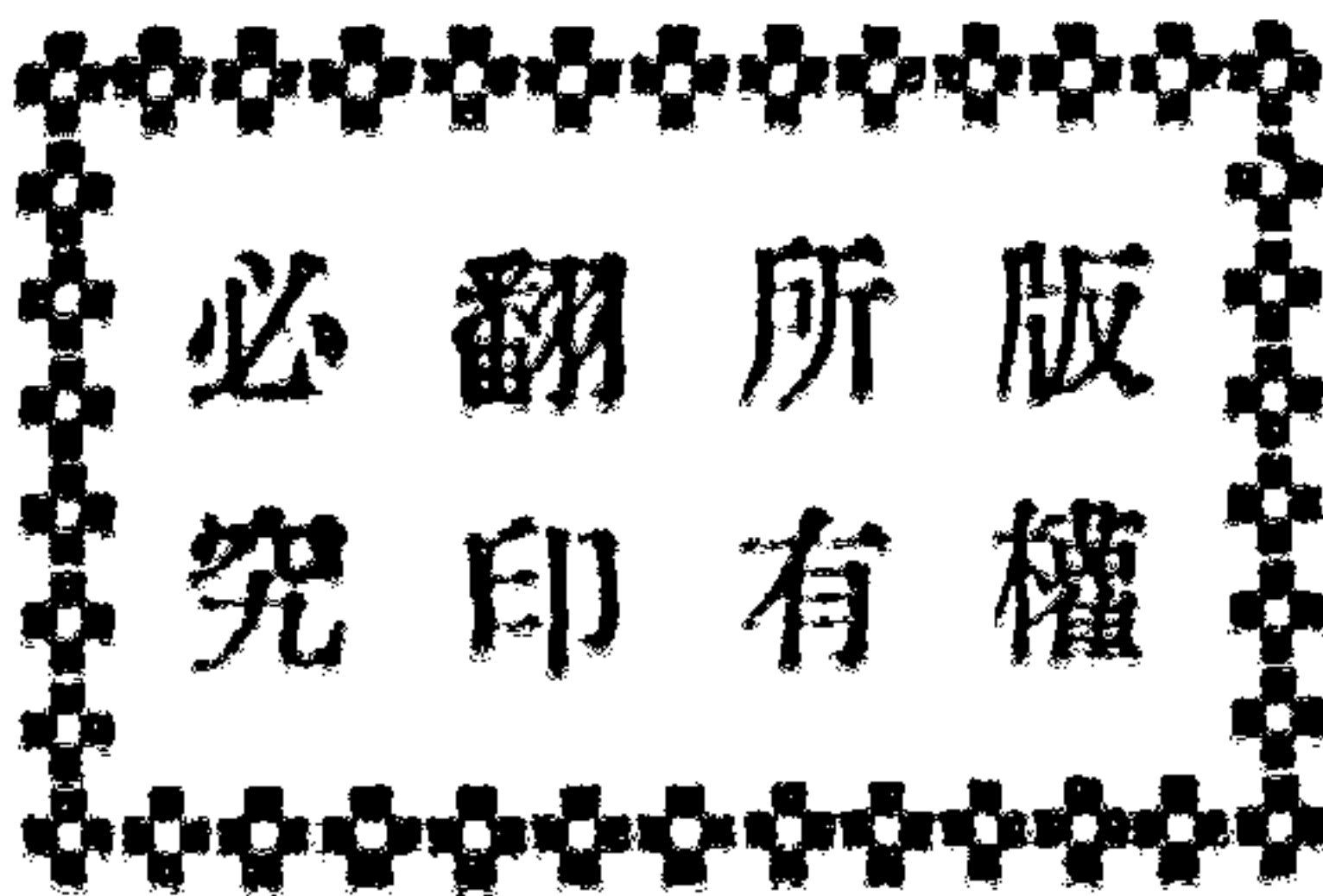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055
4046

